

青稞

摇曳的青稞记载着雪域高原神秘的文化
一朵傲雪的格桑花与两个热血柔情的藏家汉子之间一曲感人至深的恋歌

高鸿 著



译林出版社

. 013032327

1247.57
2453

青稞

摇曳的青稞记载着雪域高原神秘的文化
一朵傲雪的格桑花与两个热血柔情的藏家汉子之间一曲感人至深的恋歌



I247.57
2453



北航

C1641101

 译林出版社

目 录

一、逃婚	1
阿妮的衣服	1
拉达木措的歌声	5
骚动的羊群	7
多多河上的月光	10
顿珠手中的鞭子	13
你想逃婚吗?	17
一路狂风	19
奇耻大辱	21
二、相遇	26
姑娘的心思你别猜	26
情窦初开的年代	29
来我怀里，住进我的心里	32
冈底斯山上的风	34
巴桑的贡布拉	40
拯救拉姆	42
神奇的冈底斯山	47
佛祖啊，我是你亲手种下的一株雪莲	50

三、拉萨，拉萨	59
离开巴桑	59
在拉萨	62
寻找多吉	66
央金，你在哪里	71
都是酒精惹的祸	76
拉姆的故事	80
如果不曾相见，怎会受此煎熬	86
央金，你听见我的呼唤了吗？	92
四、相爱的人	98
拉姆的婚事	98
在“玛吉阿米”等你	104
突如其来的爱情	111
央金的新朋友	117
爱情生活	122
“唐古拉风”的风	125
赶海的日子	134
在“拘留室”的夜晚	140
五、此情可待	149
望果节的狂欢	149
援藏干部	152
姑娘的歌声传来了	159

斯人已去	165
希望之光	169
寻找孩子	174
草原上的歌声	179
因为爱情	185
 六、为了孩子	 192
青稞的传说	192
朗嘎和尕玛	201
贡布喇嘛	207
调皮的孩子	211
 七、佛的旨意	 216
相聚雪顿节	216
邂逅梅朵	219
回到贡布拉	226
拯救尼玛琼达	229
佛的旨意	234
 后记：走进西藏	 237

一、逃婚

阿妮^①的衣服

这几天，次旦央金总觉得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首先是阿爸。阿爸顿珠平日里总是虎着脸，无论什么时候看他，都是气愤愤的，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阿妈和他说话都要看眼色行事，如果他情绪不好，那就什么都不要说，否则招来的就是一顿臭骂。哥哥们更是清楚这一点，知道见机行事，弄不好，阿爸会揍他们的。

“央金啦，今天放羊可要早点回来啊！阿妈给你炖羊肉吃呢。”阿爸很少笑，一笑满脸的沟壑纵横，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样深刻。阿爸这几天对央金总是很客气，令她受宠若惊，惴惴不安。这种客气多少有些不自然，感觉都不像一家人了呢。

“爸啦，我今天跟拉姆要去益西草原，那儿草嫩，羊能吃饱。阿妈炖了肉你们就吃吧，不要等我啊。”央金说。

“央金啦，这几天不要跟拉姆厮混了，那姑娘疯得没样儿，二十大几的人了，连婆家都没有。听说益西草原有狼呢，不要去了啊。”央金的阿

^① 藏语，姑姑的意思。

妈德吉尼玛是个贤惠的女人，她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整天忙里忙外，捡牛粪打酥油磨糌粑酿青稞酒，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阿妈啦，拉姆说益西草原有冬虫夏草呢，让我跟她去采。至于狼嘛，我可不怕，有那森呢，狮子来了也能对付——是吧，那森？”那森是一条黑色的藏獒，有一岁多，长毛狮头，大吊嘴，大吊脖，蓬松长发，威风凛凛的样子，令狼群闻风丧胆。听见央金说它，那森抖了一下身子，靠了上来。

“不行。今天你跟阿妈捡牛粪，让平措放羊去吧。”顿珠的神色有些冷，语气也严峻起来了。

央金还想分辩，看见阿爸把头别向窗外。他装了一锅烟，火星在屋子里一明一暗地闪。

这样的时刻，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弄不好会挨一顿臭骂的。央金了解阿爸的脾气，他决定了的事，是不容别人改变的。那一年去拉萨朝拜，央金闹着要去，阿爸不让，说她还小。央金说她不小了，都七岁了，成了学生娃娃，班上跟她一般大的孩子，有些跟父母就磕过长头的。央金的母亲德吉尼玛也不赞成女儿去，她说磕长头路途遥远，十分辛苦，小孩子是坚持不下来的。央金于是又去做奶奶的工作。奶奶一边诵经一边说，去吧，孩子，让佛祖保佑你。央金又做通了两个哥哥的工作，母亲后来也不反对了。无奈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和平措于是就留在了家中。

“央金啦，昨天你阿妮给你带的衣服，你试试看怎么样呀？”央金的阿妈德吉尼玛边说边从柜子里往外拿衣服。衣服有两套，厚一些的是氆氇编制的冬衣长裙，色彩敦厚；薄一些的是丝绸长袖衫，下面配红绿相间的色块长裙，非常艳丽。

“哦呀，阿妮什么时候来，带这么漂亮的衣服啊？”央金有些诧异，因为姑姑家的日子并不景气。姑姑卓嘎嫁给了邻村的德旺珠杰。当初嫁过去的时候，德旺是弟兄两个，谁知弟弟有一年采药，遭遇暴风雪，没有再回来。德旺身体不好，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哪有闲钱

给她买衣服啊！

德吉尼玛没理女儿的茬，自顾自地给她穿衣服。央金套上了那件丝绸长袖装，显得神采焕发，风光奕奕。阿妈围着她不住地夸赞着，脸上的褶皱凝成了一朵花。那森贴着她好奇地闻着，仰起头看看央金，知道她要出门，于是欢快地朝门口跑去。

央金穿着裙子转了一圈，母亲在一旁啧啧称赞，说我们家央金啦，简直就是一朵格桑花啊！父亲顿珠也把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央金心里暖呼呼的，想起自己还要出去干活，于是准备把衣服脱下来。

“穿上吧，今天捡牛粪，就穿上它吧，让大家都看看，我们家央央有多漂亮呢！”阿妈的脸上漾着两朵喜气洋洋的红云，像阳光一样温暖。

“哦呀！央金啦，裙子可真漂亮地！打扮得像格桑花。这么艳丽，去草原上给谁看啊？”

拉姆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围着央金这摸摸，那看看，一边大惊小怪地嚷嚷。

“拉姆啊，央金今天可不去放牧了，是平措去呢。”德吉尼玛显然不欢迎拉姆的到来，一边替女儿收拾，一边叫平措赶快起床。平措高考失利，最近一直窝在家中，哪也不想去。德吉尼玛理解儿子的心情，她斟了一碗酒给平措，平措一扬头喝了，脸涨得通红。德吉尼玛说赶快吃饭吧，今天你去放羊，央金跟我拾牛粪去呢。平措顿了顿，一骨碌爬起来就往外走。德吉尼玛说让你放羊呢！平措边走边大声地说：“知道了！”拉姆看见平措，忙凑了上去，从怀里拿出一个热土豆给他。平措说我不吃。拉姆说那我带上吧。还有糌粑呢，刚磨好的，到草原你再吃吧。平措说谁说我要跟你一起去草原啦？拉姆说你阿妈说的，你今天去放羊呢。平措说放羊也不跟你在一起。拉姆恼了，说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谁稀罕谁啊。说完气哼哼地走了。走到门口看见墙头上有一只小鸟，拉姆拿出“鸟

尔朵”^①一甩，小鸟就掉地上了。她捡起小鸟，冲着赶出来看热闹的那森说，给你。然后昂着头哼着曲子大踏步地走了。

“真是个野丫头。”德吉尼玛望着拉姆的背影，一边轻轻地摇头。

“其实拉姆很传统的。村里钻她帐篷的小伙子，没少吃她的乌尔朵啊！”央金在替朋友辩护，看见平措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她，于是就说：“平措啊，拉姆好像很喜欢你呀！你们一起去放羊吧。”平措刚吞了一口糌粑，正在喝酥油茶，结果全喷出来了。

“我才不跟她一起去呢。让村里人笑话。”平措鼓动着腮帮子，边揩脸边说。

拉姆其实是个很出色的姑娘，她虽然比央金大两岁，但凡事都听央金的话。两人从小就好，好得不能再好了。

日多村坐落在浪卡山下。浪卡山不高，但山势陡峭，所以显得很突兀。山的后面是雄伟的冈底斯山脉，山顶终年积雪，云腾雾绕。央金听奶奶说，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山上的玛尼堆很多，经幡猎猎，保佑着山下人们的安稳。浪卡山前是开阔的草地，草甸肥厚，是牛羊的粮仓。多多河像一条白色的哈达在草原上飘舞，白云和雪山倒映在水面上，都分不清哪些是山、哪些是云了。

央金穿着新衣服和阿妈一起往出走，迎面碰见许多人，都说央金像仙女下凡，太漂亮了。德吉尼玛脸上的笑像格桑花一样绽放，她直起有些弓的腰重新审视女儿，女儿被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说阿妈，你不认识女儿啦？德吉尼玛呵呵呵地笑了起来。她说我们的央金呀，敢情就是下凡的仙女呢！阿妈可真有些舍不得你走啊！

“阿妈啦，我又不出远门，天天在你们面前晃，有啥舍不得嘛。”央金感觉有些奇怪。

“天天守在身边啊，也看不够呢！再说，姑娘大了，不会一辈子守着阿妈啊。总有一天，你会像斑头鸟一样离开我们呢。”德吉尼玛直了直有

^① 一种抛石器。

些弓的腰说。

“要不，咱就找上门女婿吧？女儿一辈子守着爸啦和你，好不好？”央金说。

“……这个，你爸啦可不是这么想的。”德吉尼玛捡起一块牛粪搁在筐里，眼睛望着远方的雪山，显得有些迷茫。

“哦呀阿妈啦，爸啦不会把我嫁到山外去吧？我可不想离开益西草原呢。”央金说。

德吉尼玛看着女儿，嘴唇嚅动了几下，想说什么。这时，一只苍鹰从头顶飞过，草地上觅食的小鸟扑棱棱一阵乱飞，四散而去。

“其实人这一辈子要走的路，佛祖早就给你铺好了，就看你怎么走呢。”德吉尼玛取下头巾，拢了拢有些乱的长发，用爱怜的眼光看着女儿。

远处，白云贴着山坡往下溜，眼看就挨着草原了。

拉达木措的歌声

平措赶着羊群来到益西草原，发现拉姆早就在那里了。雨后的草原绿得有些嫩，透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山坡上洒落的羊群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一点一点地往下坠，然后就被草埋没了。山坡下，清澈湛蓝的拉达木措像一面镜子闪烁着，湖水被风一吹，泛起层层涟漪，把云的影子都打乱了。

妙音天女请你借我琵琶，
在雪域藏区听我弹奏美妙的乐儿。
神鸟杜鹃请借我嗓门，
在美丽的家乡听我吟诵幸福的歌。
洁白的仙鹤借我你的翔技，

在欢乐的盛宴观赏我欢快的舞姿……

一阵歌声传了过来。不用看，就是拉姆的声音。拉姆今天也穿了新衣服，戴了新帽子。如果不是歌声，平措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其实，平措对拉姆并非那么厌恶，只是不喜欢她的咋咋呼呼罢了。拉姆喜欢他，他也是知道的，但平措觉得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好的选择。他曾立志要去拉萨那样的大城市闯荡，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每天生活在霓虹灯下，吃平日里吃不到的东西，去许多人一辈子都没去过的地方——歌厅、舞厅、咖啡厅，还有酒吧和网吧，这些拉姆懂吗？她不明白。只有在城市生活过的人，才知道呢。兄弟三人中，两个哥哥都没怎么上学，央金念到初中，只有平措考上了高中，家里人于是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谁知他高中毕业后也回来了。阿爸顿珠说，回来就要像牧民的样子，踏踏实实务农，千万别好高骛远，最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辈子没出息。平措知道阿爸说的这些都是实话，但是他心里并不服气。高考失利了，他不觉得气馁。平措认为通往拉萨的路有千万条，高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座独木桥罢了！千军万马，被挤下去是很正常的。

拉姆没上过什么学，从小跟母亲干活，非常泼实。她几乎什么活都会干：放牧、挤奶、织氍毹、打酥油，还经常与母亲一起下地种青稞。她皮肤黝黑，但是眼睛很大，很有神，盯着人看的时候，对方往往不敢与之对峙。她身材高挑，身子很结实，随便一件衣服穿在身上都会出彩。

“怎么样？本姑娘唱的还行吧？”看见平措，拉姆把帽子摘了下来，一脸灿烂的笑。

“哦呀，我咋没听见嘢？”平措故意把脸绷得直直的，不去看她。

“你聋子啊？湖边的斑头鸟都听见了呢！”拉姆说。

“你才聋子呢！”平措捡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羊群向湖边折过来了。

“给，尝尝，我阿妈啦磨的糌粑。”拉姆看着平措，含情脉脉的样子。

“不吃。我阿妈给我也带了，比你的好吃呢。”平措说完站起来就走。

“回来！——你给我站住！”拉姆生气了，拿起一块糌粑扔了出去，打平措的肩上。

“你打我？你这野丫头！”平措停下来，气呼呼地望着她。

“打你怎么了？我还敢骂你呢！——平措你是个王八蛋！小狗！”

“你才是小狗呢！野丫头！”平措说完又准备走，没想到拉姆像豹子似的扑了上来，一把将他压在身下。平措用力一翻身，两个人便骨碌碌地滚了下去，扑通一声，掉湖里了。

羊群发出咩咩的叫声。

骚动的羊群

“昨天你们咋搞的，平措的衣服全湿了，头发烫，估计是感冒了。”央金看着拉姆说。

“——哦呀？不会吧？他这么娇气呀！我们不过是开了个玩笑呢，结果就掉湖里了。哈哈，你看，我都没事啦！”拉姆有些夸张地笑着。

“你个野丫头啊！没心没肺的样子，还说喜欢我们家平措呢。他病了，也不关心，还幸灾乐祸呢！”央金佯装生气了，提起羊鞭就走。

“你们姐弟合伙欺负我啊，我不活了哎！”拉姆哭丧着脸，放下鞭子追了上去，双手在央金的胳膊窝一阵乱挠，央金便笑得瘫在了地上。

“——别挠了！拉姆，你这野丫头！再挠，我就不跟你玩了，也不让平措跟你好！”央金笑得眼泪珠子都掉下来了。

“说，今后再欺负我不？”拉姆故意虎着脸，把央金压在身下。

“哦呀——不——了。快放我起来啊，再不起来就没气儿了！”央金软软地求饶着。

“这还差不多！得，我们的公主受委屈了，奴婢该死！请公主惩罚奴

婢吧！”看见拉姆毕恭毕敬的样子，央金又笑了起来。

“以后不跟你出来放牧了，野丫头！”央金一边拢自己的头发，一边气哼哼地说。

“不来就不来！你去找多吉啊！可是他去了拉萨，都一年多没回来啦。”拉姆说。

“多吉会回来的。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来娶我的。”央金说。

“你不是说多吉望果节就回来吗？可是过了这么多日子，他信都不捎一封呢！该不是那边有情人了吧？”拉姆说。

“不会。多吉在拉萨做生意呢！他很忙，哪有时间写信啊！”央金说。

“可能是忙。央金，听说拉萨很繁华，很热闹呢！咱都没去过。你说城里人又不放牧，也不用捡牛粪，他们整天都忙些啥啊！”拉姆说。

“忙些啥？他们开汽车啊，上网啊。汽车你见过的，两个手和脚都用上，才能开得动；网络你没见过，那个需要十个指头一起运作才行——能不忙吗？”央金说。

“说得也是。我觉得开车还不如骑马方便呢。马哪里都可以去，又不用加油；车没有路可就走不成了。”拉姆说。

“我也是，看见那玩意儿就怕，坐在上面晕晕乎乎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央金说。

“哦呀央金，告诉我，你该不是订婚了吧？”拉姆笑嘻嘻地望着央金，有些神秘地说。

“——订婚？多吉又没回来，跟谁订婚呢？”央金一脸的无辜。

“也是。可是你这两天一直穿漂亮的衣服，村里人都议论呢。”拉姆说。

“阿妈说，衣服是阿妮买的呢。阿妮啦从小就疼我。”央金说。

“我看不像哩。听说你阿妮光景也不太好，哪有钱给你买这么漂亮的衣服啊！”拉姆说。

“那你今天也穿新衣服了，该不是也跟旺钦订婚了吧？”央金说。

“哦呀我才看不上旺钦呢！他家有弟兄三个，牦牛还没我家的多呢。”

拉姆说。

“可是旺钦很喜欢你啊，你不能伤了他的心啊！”央金说。

“嘿！这个旺钦跌布^①，媚眼做给瞎眼婆——自作多情啊！”拉姆脸上的表情不屑一顾。

“旺钦就是个头矮些，人可是实在的哪！他真喜欢你呢，三天两头去你家，羊腿、牛腿给你拿，腿都快跑断了。他给你骚情，你又不瞎嘛！”央金嘻嘻地笑着。

这个拉姆知道。其实旺钦对她的好，她全看在眼里的哩。拉姆不喜欢旺钦，也不全是因为他个头矮，而是因为姑娘的心里已经装了人，这个人就是平措。可是平措这家伙大大咧咧的，老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令她非常伤心。就在昨天，旺钦还带着一条羊腿到她家来，站在她的帐篷外面，拉姆夺过羊腿就扔了，还让索朗（拉姆家的藏獒）去追，吓得旺钦连滚带爬地跑了，拉姆在后面哈哈大笑。旺钦的殷勤和平措的没心没肺表现得是那样分明，可是拉姆就是喜欢平措，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一阵风钻进脖子里，凉飕飕的。云贴着草原往前走，不小心掉湖里了。湖想把云留住，便掀起了一股风，撕下一块云，湿漉漉的，全是水……

刚下了几滴雨，湖水黑乌乌的，翻滚着一层潮气。太阳把雪山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整个拉达木措都被罩在了里面。

央金甩了一声鞭子，对着坡下的羊群大声地喊：“——达瓦（星期一）、米玛（星期二）、拉巴（星期三）、普布（星期四）、巴桑（星期五）……天快黑了，咱们回家喽！”

羊群里一阵骚动，发出咩咩的叫声。

① 矮个子的意思。

多多河上的月光

天一黑，羊也不贪食了，争先恐后往回赶。两个姑娘闹了一天，这会儿也累了，一路上都不说话，想心事。

“央金啦，昨天你阿妮给你带的衣服，你试试看怎么样呀？”

“央金……阿妈可真有些舍不得你走啊！”

一路上，央金一直都在思量母亲说的这些话。还有父亲的眼神，跟平时也不一样，有些说不出来的生分味儿。按说，他对女儿是不用那么客气的，可是你看，他叫央金的时候，会说：“央金啦！”阿爸平时可不是这个样子。在央金的记忆里，阿爸顿珠脸上的皱纹永远都那么深，像浪卡山的褶子，从没舒展开来过。可是这几天，他看女儿的时候，脸上会挤出笑纹来，很生动，很深刻。在藏区，对一个人尊敬，名字后面要加一个“啦”，就像汉族人说“您”一样。比如唤父亲为“爸啦”，而不是阿爸，也不是爸爸；唤母亲，叫“阿妈啦”。而对于儿女，只有成家立业的孩子，名字后面才会加一个“啦”字的。还有，当地风俗，女儿结婚前一天才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嫁人，订婚是不会告诉她们的。虽然订婚的仪式也很隆重，但都是瞒着女儿进行的。男方买的衣服，家里人会说是亲戚送的。等到女儿知道这些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第二天就要成婚了！

拉姆今天的话提醒了她，家里如果给她订婚，是不可能通知她的。至于嫁给谁，更是无从知晓了。

也许是和多吉订婚呢。要是多吉啦，那当然是最好的。多吉的弟弟扎西今年和平措一样参加高考，也没考上。扎西知道哥哥多吉喜欢央金，因此每次来找平措的时候，都会多看她几眼，脸蛋红扑扑的，很可爱。可是要是多吉，他肯定会回来一趟的呀，无论多么忙。他回来，即使不

告诉央金这件事，那起码也该来看看她啊！

——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央金想。问是不合适的，阿妈虽然非常疼她，可是她绝对不会告诉女儿这件事的。家家的阿妈都一样，她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益西草原回到家，天已经黑尽了。屋里亮起了灯，灯光从黑色的氍毹帐篷里透出来，漾着一股暖暖的光。

那森第一个冲了出来，嘴里发出低沉的吼叫。它用爪刨，用头顶，热烈地欢迎它的女主人归来。那森的腿这两天有点问题，一直待在家里，都快憋出病了。

“央金啦，咋回来这么晚呢？赶快吃饭吧！”德吉尼玛已经在村口上望了几次。女儿一回来，她的心才踏实下来。

也许是饿了，阿妈今天磨的糌粑真好吃，又酥又香，酥油饼又黄又嫩，一口咬下去，嘴角全是油……

“吃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坐在一旁的平措看央金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说。

“央金啦，多吃点吧，吃完早点休息，放一天羊，够累的呢。”德吉尼玛说。

“哦呀，你们也早点休息吧。”央金揩揩嘴，准备回自己的帐篷。

月亮升上来了，朗照着草原河谷。浪卡山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氛围中，显得高大挺拔，险峻突兀。

这会儿睡觉还有些早，不如去找扎西聊聊，兴许从他的嘴里能知道什么信息呢。

央金这样想着，抬腿就往外走。草原上静悄悄的，多多河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河水淙淙潺潺，缓慢地流动着。

多吉家的帐篷在河谷对面的山坡上，那里向阳，草木葳蕤。不时有一两声狗叫声传过来，央金听见自己的身后有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回头看，原来那森跟来了。

从河谷过去需要涉水。虽然是初夏，河水还是很凉的。央金提着鞋子，小心翼翼地往过走。刚过河，就听见男人的脚步声。

来的正是扎西。扎西看见她，也有些吃惊。

“哦呀扎西啦，这么晚，你到哪儿去呀？”央金故作镇静地说。

“我睡不着，想找平措聊聊呢。他在家吗？”扎西说。

“平措睡啦。你明天再找他吧。扎西啦，多吉最近有没有回来啊？”说到多吉，央金感觉自己的心跳加速起来。

“没有啊！多吉去了拉萨，好久没回来了呢。”扎西说。

“他真的那么忙吗？不回来，也不给家里写信吗？”央金说。

“写了。多吉说生意不好做，每天都忙呢，没时间回家。”扎西说。

“哦呀，那我走了呀，你也回家休息吧。”央金突然觉得自己像泄了气的皮球，几乎瘫在地上。

看样子，和自己订婚的人，绝不是多吉！

那么会是谁呢？央金边走边胡思乱想着，不觉就到家了。

父母的帐篷还亮着灯，他们一定还在忙着什么呢。央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耳朵贴在帐篷上。

“全村的人都会来，两只羊不够吃的。”顿珠说。

“那就再加一只吧。一定要体面一些，不能让咱央央觉得委屈啊。”德吉尼玛的声音。

“那天巴桑家还会送来牛肉的。再加三只羊，足够了。”顿珠说。

“那个九眼天珠，是你藏着吧？我怎么没找到呢？”德吉尼玛的声音。

“天珠我拿出来了，系子快要断了，要换一下呢。”顿珠说。

“哦呀，那就好。早点睡吧，明天的事还多着呢。”德吉尼玛的声音。

里面的灯忽地灭了。很快，一阵熟悉的鼾声就传了出来。

央金靠着帐篷慢慢地往下溜，身子软得像一团面条。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像帐篷上的雨滴，刷刷地掉在地上。

不行，这件事必须水落石出。